**《论语》“仁者爱人”说新论**

**陈功文**

**摘 要：**“仁者爱人”说是孔子“仁”学思想的核心内容，《论语》“仁者爱人”说是一个以“三段论”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，具体包括修己论、仁本论及博爱论三个方面的内容，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。

**关键词：《论语》 修己论 仁本论 博爱论**

孔子的思想以“仁”为核心。“仁，亲也，从人二。”（《说文·人部》）从字义上说，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高道德规范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孔子多次谈及仁，据知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统计，此书中“仁”字出现了109次①，远远高于其他道德范畴，可见《论语》一书仁学思想内容包含甚广。《论语》在对“仁”进行阐释的同时，也奠定了其“仁”学思想的核心内容———“仁者爱人”说。此“仁者爱人”说是一个以“三段论”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，具体包括修己论、仁本论及博爱论三个方面的内容，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。

一、修己论

修己是孔子所强调的个人内在修养，也是仁者能在真正意义上爱人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完善，又谈何关爱他人？故孔子非常关注人格修养。修己就是律己，就是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。子曰：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，以下凡引用《论语》，只写篇名）显然，成就仁完全在于自身，不必仰仗他人。也即若达到仁者的境界，必须通过个体内在的不断努力，才能完成个体人格的完善，这样才能达到修己的目的：“修己以敬”、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《宪问》）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“仁者，人也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下》也说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”这个“人”，“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，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人。这样的人不是天生就有的，而是后天靠修养才造就出来的。”②靠后天修养（修己）造就仁人，此即“为仁由己”的修养方法。《论语》中多次论及这种方法。如“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里仁》）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仁，即使是“造次”与“颠沛”，也要心念仁爱，不得忘记。

修己需要不断地学习。孔子认为仁与学的关系密不可分。首先，孔子认为“仁”须学才能得到。孔子所追求的哲学原则是“中庸之道”，这是不偏不倚、恰到好处的完美目标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不断学习。为了实现仁，孔子认为先要立志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”（《为政》）为学要“志于道”（《述而》），并做到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（《子罕》），这样才能“仁在其中矣”（《子张》），才能求仁而达仁，才能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另外，在求仁的过程中，孔子认为还要注意一些细节：1.做到“里仁为美”。他认为“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（《里仁》）与仁人相处能经常受到仁人的熏陶，这对“求仁”的人来说，岂不是明智之举？2.“观过，斯知人矣”（《里仁》），要从过错上观察人、考察人。3.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雍也》）能以自身为例，可以称为仁的途径了。4.“以友辅仁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其次，得到了仁，还需学，不能懈怠。

孔子主张以仁德为主，不是机械地认为一个人有了仁德，就能明了一切事理。他说：“好仁不好学，其弊也愚”（《阳货》），其意思就很明确：喜好仁不喜好学习，其弊病是愚昧。可见，具有了仁德还需学习，这样才能明晓事理。

孔子提倡修己，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身，重要的是为了推行他所向往的仁德。他认为单纯追求自身的完善，还不能算作仁，至多算作是一种美德。这在《论语》中多次论及：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，三仕为令尹无喜色，三已之无愠色，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“崔子弑其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（以上《公冶长》）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

孔子把美德与仁德作了细致的区分，反映出孔子一贯主张的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（《述而》）的思想，即孔子认为“仁”的要求很高，非一般人能轻易企及。

为了达到自己向往已久的仁道，孔子还标出了为实践“仁”应具有牺牲精神。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（《宪问》）“仁者必有勇”强调的就是这一点。“殷有三仁焉”（《微子》），殷朝的三位仁人都具有牺牲精神，故孔子称为“三仁”。这种为了实践仁而具有的牺牲精神的崇高追求便是：“杀身以成仁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这个意义上的“仁”，孔子称之为“道”，因此他又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（《里仁》）

二、仁本论

《论语》“仁本论”，强调的是从伦理角度来探讨“仁”的内涵，它将众多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，并依次进行阐述，探求“仁”的根本。《论语》书中提到多种伦理道德———孝、悌、忠、敬……都是以“仁”为核心，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外在表现。

《论语》书中所提到的美德的出发点是孝悌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（《学而》）蒋伯潜先生认为：“孟子曰：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’恻隐者，即有同类意识所发生之同类情感也。父母、兄弟，为吾人自幼最接近之人，初有同类意识，即对之有同类情感，故‘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。’（孟子语）有子曰：‘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’；即此意也。”③《论语》孝悌思想，对孟子也有很深的影响，“后来《孟子·尽心上》的‘亲亲，仁也’及《离娄上》的‘仁之实，事亲是也’，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，使‘孝’、‘弟’（悌）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。……孔子将‘孝’、‘弟’（悌）作为‘仁’的基础，以‘亲亲、尊尊’为‘仁’的标准，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，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缩影”④。孔子强调孝，即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。他认为如果“君子笃于亲”，那么“则民兴于仁”（《泰伯》），这样就能达到如下的目标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学而》）孔子在谈论仁与孝时，也具体到实践中，“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（《里仁》）就是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，这就是孝，就是仁。“悌”本是弟对兄的一种伦理关系，《论语》指出孝悌为仁之根本，就是说孔子已视孝悌为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。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（《学而》）从亲子、手足之爱到“泛爱众”，表现了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。很显然，孔子的伦理教育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重要性。他要求学生，要德育第一。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可见，文化教育则在其次。

懂得孝悌之道的人，会时刻关注礼的。孔子为了复兴周礼，对仁与礼的关系看得很重，提出了仁是礼的内容。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，人而不仁如乐何”（《八佾》），这既是孔子对当时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现实的愤慨，又是他关于“仁是礼的根本”这一主张的论断，它明白地告诉人们，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来实行周礼的。《论语》中仁与礼的关系是统一的，表现为仁是礼的内核，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。与礼统一的仁，由于受礼的制约，人在行动上必须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克制，这样才能使人格不断递于完美，所以当颜渊询问什么是仁时，孔子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“克己复礼为仁”就是主张个体人格的完善，也即通过自身约束而使言行合乎礼，这样才算是仁。当颜渊问如何实施时，他又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（《颜渊》）这里，孔子为仁确定了外在的制约尺度。既然仁与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，那么有仁的人必知礼，知礼的人必有仁，但在《论语》中却有一位不知礼却被孔子赋予仁的人，他就是管仲。

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孔子对其评价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（《八佾》）“树塞门”、“有反坫”是僭越行为，是违礼的事，所以孔子对管仲的个人道德修养颇有微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说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（《宪问》）由于管仲辅助齐桓公“尊王攘夷”立下功劳，孔子认为这些功劳与违礼之事相比，功还是大于过的，所以给了他难得的仁。可见，孔子“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还是把仁放在礼上，这合乎他一贯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的”⑤。

孔子还善于从道德行为、语言、仪表等方面来阐释他的仁道，不断丰富他的仁道观。他曾对曾参说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孔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”（《里仁》）忠、恕合二为一便是仁。忠、恕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，即仁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现。这种表现是多种多样的，如：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居处恭敬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至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（《子路》）恭、敬也是。“子张问仁与孔子，孔子曰：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’请问之，曰：‘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’”（《阳货》）

三、博爱论

博爱论应分为两个层次：初级层次表现为爱人，高级层次表现为博爱。当个体经过修己，并具备孝悌之美德时，他才会真正地懂得怎样去爱人。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孔子把“仁”理解为“爱人”，“在孔子看来，确立自身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他人，而确立他人也是在确立自身，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现出对人的发现，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孔子全部哲学的基石”⑥。“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（《乡党》）马棚失火，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人，而这人却是和马生活在一起的下人。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，人的价值，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价值，不可能得到重视。孔子能这样做，确实难能可贵，它表现出孔子对人的价值的尊重，反映出其“仁”学思想的民主性与积极性倾向。

爱人的高级层次是博爱，这是“仁者爱人”说的理想目标。“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（《学而》）这里的“泛爱众”就是博爱。个体做到“入则孝，出则悌”，才会去“泛爱众”，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（《雍也》），这样才能“亲仁”，达到“仁”的境界。另外，仁者的仁爱之心也惠及虫鱼，“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（《述而》），由此可见仁者的博爱之心。

既然是“泛爱众”，是否什么样的人都爱呢？“子曰：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（《里仁》）。仁者不是好好先生，不是什么人都爱，应是爱有差等。在仁者那里，因为自己无私心，所以会有一把正确的尺度：在爱人的同时，会真正地厌恶那个“不仁”之人。他说：“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”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”（《里仁》）谆谆教诲，如长者在侧，他告诫后人要“泛爱众”，而不是亲爱一部分人；在亲爱他人时，不能亲爱不仁的人。这里，我们不妨把“仁者爱人”理解为：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。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真正的仁。

既然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，那么在爱这些人的同时，还要遵循什么原则呢？“子曰：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！”（《雍也》）作为仁者，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立足也要让别人在社会上立足；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让别人事事通达。这既是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，也是我们“泛爱众”的一条重要原则。在承认自己欲立、欲达的欲望时，也要尊重别人有立有达的欲望，这样才能使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有自尊、有自立。另外仲弓问仁，“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（《颜渊》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从个人修身而言，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，连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，何必要强加于别人呢？“爱人”就要立足于此，并以此为原则，才能得到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。由此可见，孔子爱人，能尊重人的价值，能把人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，这是他的一大进步，也明显有别于墨子的“兼爱”。当然，孔子所追求的仁爱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，所以他在谈论仁时，不免带有政治色彩。

因此，我们在评价“仁者爱人”这一观点时，不能简单加以概括，说孔子从“爱人”的角度来阐释当时的贵族、平民、奴隶都具有平等性。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（《宪问》），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君子（贵族）才有仁的品德，至于“小人”（被统治者）则就另当别论了。这里，孔子将什么样的人具备仁，什么样的人不具备仁，分得十分清楚。

《论语》“仁者爱人”说是一个以“三段论”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。只有当个人不断地通过“修己”，他的人格才会渐趋完善；同时还要通过外界的美德熏陶，让他知孝悌、懂礼节，他才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“仁”，才算得上是仁者，才能懂得真正去爱人，并进而“泛爱众”，从而具备一颗博爱之心。

作者简介：陈功文，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。

注释：

① 杨伯峻.论语译注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：228.

②⑤ 匡亚明.孔子评传[M].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5.11：197.

③ 蒋伯潜.十三经概论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：527.

④ 白玉林、党怀兴主编.十三经导读[M].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6：395.

⑥ 王长华.诗论与子论[M].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1：127.

 选自《名作欣赏》2010年3月刊